

傲月寒
选编

2014 N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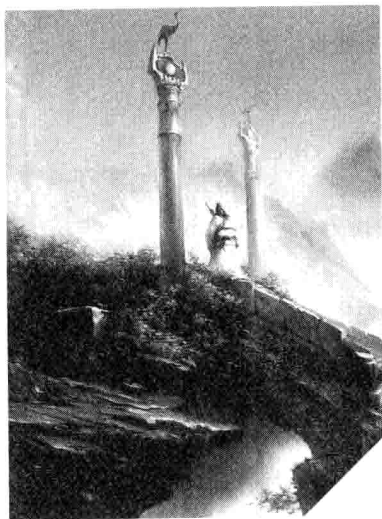


2014年
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二十年，一套书
权威专家精心遴选
当代华语文学年度盛宴

月寒



2014年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4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/ 傲月寒 选编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
(2014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54-7764-4

I. ①2… II. ①傲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2931号

责任编辑: 胡兴

封面设计: 潘润

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3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28千字

定价: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 / MULU

隐侠·初心	赵晨光	001
投鼠忌器	李惟七	051
大盟主	李雪夜	070
无冤无仇	张敛秋	111
奕剑焚枪录·蛇心人	赖 尔	124
北游记·修道者玄元	李 亮	157
香火·太平犬	八刀红茶	211
玄武天机·天刺卷	王晴川	254

隐侠·初心

赵晨光

—

这个故事发生在民国十几年的北京城里。

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羁旅京华的客人，他原是苏州人士，在北京城里也已住了四、五年的时间。他姓卢，单名一个酬字，因此一帮文士的朋友常与他玩笑，说他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

卢酬也不恼，索性就将这谐音的“愁”字一拆，以秋心为号。因他在报馆做事，不免也要发些补白上去，因此就以“秋心”署名。他交好的一帮人，便索性叫他卢秋心。

卢秋心在京城里这几年，不过是靠写一点文字为生，并没有攒下什么银钱，也没有家室，孤身一人住在会馆里，倒也无牵无挂。

此时一年的冬天，在一个大风大雪之夜，卢秋心吃过晚饭，已到了上报馆的时间。会馆里的长班笑道：“卢先生真是辛苦，等卢先生发了财，可要好好地照顾我们。”

卢秋心笑道：“这就罢了，你卢先生这辈子，怕是发不了财了。”他出门雇了一辆胶皮车，冒着风雪向报馆而去。

此时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，虽是一地的琼枝碎玉，却不减半分灯红酒绿，路上仍可见坐着锃亮黄包车的女郎和来往奔驰的汽车，卢秋心看着，心中倒有一种感触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听到路边有呻吟的声音，细一看，路边的胡同口里似乎卧着一个什么物体，便要车夫停车，自己下去查看。



2014 年
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走近一看，卢秋心不由吃了一惊——那地上躺的竟是个魁梧的汉子，穿着颇为敝陋，捂着胸，神色十分痛苦。卢秋心忙问：“老兄这是怎么了？”

那汉子茫然抬眼，道：“我也不知……原是在街上走，却被一辆汽车撞了，好容易爬到这里，便再也站不起来……”

卢秋心四下一看，哪还有什么汽车痕迹，不知是谁，撞了人一走了之。他看这汉子身上虽然没有血，但说不定受了什么内伤，心下担忧，便又叫来一辆车，送这汉子去了附近的一家外国医院。

那汉子起初还不知要去何地，待到了医院，发现这是外国人的地方，想来费用是极贵的，忙道：“先生好意，可我身上无钱……”

卢秋心笑道：“无妨。”

登记姓名的时候，那汉子脸红了半晌，方道：“姓金。”

看护又问他名字，他踌躇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叫金老五。”

待看护走后，金老五才惨然道：“落到这个境地，说出姓名，徒令先人蒙羞。”

灯下，卢秋心看他形貌甚是雄壮，气概不凡，安慰道：“明珠蒙尘，自有绽彩之日。”金老五只是叹气，也不答话。

又过一会儿，医生为金老五检查完毕，说外伤并不要紧，但担心脑中会有血块，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方才的诊费不算，每住院一日，需再交纳费用十元。卢秋心便先交了诊费与今日的住院费用，这才离开。

他赶到报馆，同事陈燕客笑道：“秋心，你今日可晚了！”

卢秋心也不及多说，先将陈燕客拉到一边，道：“我记得与你同乡的譙老曾说，想要我身边一枚印章，他还要不要？”

陈燕客诧异道：“你竟舍得卖？譙老自然是要的，前两日他还与我说，若你肯卖，愿出二百元的高价。”

卢秋心点点头，道：“那便好，若你今日方便，便带我去见譙老。”

陈燕客心里奇怪，但也还是点头答应。两人便各自编稿，直到写完各自的稿子，其他的同事都去吃夜宵了，陈燕客方拉了卢秋心道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去找譙老。”

这譙老原名叫张静譙，在前清是一个大有名气的人物，如今又在政府里做高级顾问，钱财、身份、风雅都不缺。他与陈燕客是同乡，因此卢秋心也见过他几次。

此时陈燕客叫了两辆车，两人一前一后便向风雪中而去，走了一段，卢秋心觉得不对，问道：“燕客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

陈燕客便转身笑道：“带你去看花。”

卢秋心瞧着，这可不正是去八大胡同的路？心道这位谁老年纪虽大，逸兴却不浅，倒不免好笑。

两辆黄包车拐了一个弯，就来到青凤班的门口。陈燕客下了车，引着卢秋心来到里面一个红姑娘晏云老五的住处。

虽在这个时候，晏云的住处仍是灯光灿烂，一掀帘子，一阵阵的粉香混合着酒香热气，都向面上扑了过来。

张静谯正坐在里面，旁边是一个生得极娇艳的女子。她虽穿着素雅，耳上却坠了长长的珍珠链子，轻轻一动便是不尽的摇曳之意，无中生出一股风情，正是晏云老五。她原名艳云，识得张静谯后，后者对她十分倾倒，便为她改了名字。

此刻张静谯见了二人，便起身笑道：“你们两个也来了？甚好，我原说你们这班青年，正应来吟风弄月，谁想竟不如我一个老叟，今天怎么又想开了？”

陈燕客笑道：“旁人称您谯老，不过是佩服您的学问身份，实则看您的外貌，哪里称得上一个‘老’字？若是只听声音，说是青年也不为过。”

张静谯最喜欢听人说他年轻，陈燕客这几句话正搔到他痒处，不由举着酒杯笑起来，道：“好，好，你们两个便坐下来，这正是‘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’啊！”

陈燕客笑道：“自当从命。”卢秋心想开口，陈燕客拉了拉他，使个眼色，卢秋心心中会意，也就随着坐下。

青凤班里，陈燕客原也有一个相知叫解语的，此时便叫了来。张静谯又问卢秋心，陈燕客笑道：“他倒是初次来这里。”便问解语，“你可有熟识姐妹介绍给我这位朋友？和你一般美便可。”

解语打了一下他手心，嗔道：“瞎三话四！”一个雪白的指头放在下巴上点了一点，笑道，“有了，我有一个小姊妹，还是个清倌人，我叫她来。”说着翩然起身，一掀帘子便走了。

卢秋心原无意于此，虽然解语这般说，也没当回事，只浅酌着酒，与张静谯、陈燕客两人闲谈。那个晏云老五最善说笑，惹得张静谯不住



2014 年
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地大笑出声。忽然间，外面传来个轻轻巧巧的声音：“三姐，是这里？”

那声音仿佛玉磬击金钟，大雪里说不尽的一股清凌凌的韵味。解语打前面进来，一闪身，现出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一身月白，映着后面的雪光愈发显得素淡可人。解语笑道：“这是蝶影老七，还不见过卢老爷！”

蝶影便抬起头，看着卢秋心一笑，这一笑还带了几分天真的意味，见卢秋心一派斯文模样，不知怎么，又低下了头，拨弄漆黑的发梢，愈发显得那手指如新雪一般。

卢秋心心念一动，不由想到“拂檐拖地对前墀，蝶影蜂声烂熳时”两句。心道，这个女孩子倒是楚楚可人。

解语笑道：“小囡脾气！”便把蝶影送到卢秋心这边来，两人挨着坐下。卢秋心同蝶影闲聊，问她原名家乡。陈燕客笑道：“你不必问，必是苏州。”

卢秋心道：“这又怎么说呢？”

陈燕客指着解语笑道：“不信你问她，她必也这样说。”原来当时青楼之中，向以苏州女子身价最高，故而就算不是苏州人，总也要学说两句苏白。解语便推了陈燕客一下，嗔他一句。蝶影却低声道：“我不是苏州人呢。”

这一句老实话惹得大家都笑，张静谯指着她向卢秋心笑道：“这个小姑娘，倒很有意思，我愿意给你们做一个媒。”

卢秋心笑道：“谯老取笑，谯老此刻才是名士美人，一段佳话。”张静谯不由哈哈大笑，卢秋心趁机说道：“因此我有一样贺礼，谯老曾说我那枚印好，不如便送予谯老。”说罢从身上解下一个锦囊，里面是一枚青田石的印章，上刻了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七字。

这是卢秋心家传的一样物事，石头倒罢了，那印面却是一位名家所刻。张静谯偶然看到一次，便爱上了，只是卢秋心念及是祖传之物，不肯让手。如今张静谯听卢秋心这般说，不觉捋了一捋颌下几根零零落落的白胡子，道：“我也不肯白要你的，便给你二百元，做一个交换好了。”

卢秋心忙道：“多谢谯老。”

这一件事做完，他才放下心来。晏云见席面上一时有些冷落，便又谈起一件事，为众人助兴。她道：“几位老爷，你们可知，近日里西山出了一件奇事，有好些年轻女子竟不见了！”

卢秋心、陈燕客都是记者，听得这一桩新闻，自然留意。张静谯听闻是年轻女子，以为是一桩风流艳事，也凝聚了神气。却听晏云道：“最初失踪的是某位次长家的一个年轻女佣，起先主人家也没当一回事，只当这女孩子走失又或逃走。过了半个月，又一个年轻媳妇也不见了踪影。这小媳妇的主人虽在西山有别墅，但平日里少在西山，因此借给一个外国的友人居住，又赠那友人两户家人，那年轻媳妇便是那两户家人中的一个。还有一个失踪的，是一个年轻寡妇，也是在西山一家别墅里帮佣的。有人说，怕不是有狐狸摄去了她们的魂魄呢！”

张静谯听得是些佣人，便不感兴趣，但又听得狐狸的说法，便大谈起鬼神的事情来。卢秋心、陈燕客二人对视一眼，彼此都有疑问，陈燕客轻轻地道：“这桩事情，咱们怎么都没听说？”

卢秋心也轻声道：“西山里都是达官贵人的住处，怎肯说这种事，况且又是些佣人，他们自然不会留意。”

陈燕客也想通这一点，不由叹了口气。

蝶影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桩事，小脸便有些发白。卢秋心看得同情，便拍了拍她手，偏被陈燕客看到，调笑道：“你们两个，又是何时梁鸿接了孟光案？”

这里面能听懂这句话的只有张、卢二人，张静谯忙着与晏云说话，不曾理会。卢秋心倒也不着恼，道：“她一个小孩子，你取笑她做什么？”

陈燕客又要说话，忽听外面好大一阵喧哗，张静谯便皱了眉头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恶客？”晏云也侧耳听了一会儿，惊道：“呀，这怕是韩少督呢！”

这一句一出，张静谯便立时不说话了。

这韩督军是一个有名的大军阀，手下有枪又有地盘，他有两个儿子，长子跟随在他身边，在外征战，也是一个天煞星。韩少督是幼子，喜好繁华，便一直留在京中。年纪轻轻，有权有钱，京城里，谁不晓得有个韩少督，谁又敢惹他？

陈燕客自然也听过韩少督的名声，一时好奇，便悄悄地将窗子推开一条小缝，向外看去。只见一个华衣美服的少年，正昂首挺胸地走进来，身前身后簇拥了许多大兵，都挎着枪。那少年不过二十出头，气势既大，面貌又美，身上的一件白狐披风竟是全然纯白，一点杂色也寻不出。卢陈二人都是新闻记者，晓得这件披风是上过小报的，闻说北京城



2014 年
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里更找不出第二件。陈燕客不由叹息出声：“天道何以不公至此！”

二

这一晚过后，卢秋心便拿了那二百元钱，重新来到医院，补交了十天的费用，又去看金老五。

金老五躺在床上，神气还算不错，只睁眼看着棚顶，实则这外国医院里四下雪白，并无可看，见卢秋心进来，忙要起身，却被卢秋心一把按下。

卢秋心缓声道：“医药费的事情，你且不必着急，好好休养便可。”

金老五面有惭色，喃喃道：“多谢卢先生。”又叹道，“我堂堂八尺之躯，一身的本领，竟沦落到今天的地步。”

卢秋心便问道：“金先生，不知你是怎样一个出身呢？”

金老五叹道：“我怎配‘先生’二字，您叫我金老五就好。您莫看我现在这样，其实我原出自虎威门。”又解释道，“卢先生是文人，大抵不晓得这些。我师父本是清末一个著名的武术家，便是我的师门，也已延续三百余载。只是到了我这一辈，却到底终结了。”说罢他不住叹气。

卢秋心道：“我虽不懂，可也看过一些剑侠小说，过去以为不过是文人笔墨，难道竟是真的么？”

金老五也不答话，伸掌平平地一击。那桌角是硬木所制，这一击之下竟被硬生生劈下一个角，就是刀剑也没有这般利落，再看金老五的手掌上竟闪现出一种金属光泽，炫人耳目。卢秋心失声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金老五叹息道：“这个功夫叫作‘金波功’，练到十二分时手掌可如利刃，我自七岁起便开始练武，昼夜不息，至今已练了二十几年。我师父常与我说‘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’，可练了十年，连皇帝都没了，我却不服，又练了十几年，到这北京城中想谋一个出身，却一无所成……”他垂下头，意兴阑珊。

卢秋心便劝慰了几句，金老五反而更加难过，他道：“卢先生，你不晓得我们这等人练功的苦楚，那真个是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汗水在背上留下一道道盐印子。可你看现在，火器自不必多说，这北京城里，有钱人为富不仁，正经有本事的人反而沦落。这世道乱成这样，哪还有什么出路可言！”

他言语激愤，卢秋心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你说这些，也是有道理的。我不过一个卖文为生的人，原没有什么资格劝谏。但我以为，这乱世之中，个人的力量尽管渺小，但能不随波逐流，保持一点清明，也就是难得之事了。”又问，“你除了金波功，还会什么？”

他的意思是问金老五是否还有其他所长，自己也可为他找一条出路，金老五误会了，以为是卢秋心问他还懂什么武功，便道：“点穴的本事，我不如金波功那样精通，多少也会一些。”说罢一伸手，两根手指迅速无比地向卢秋心右手点去。金老五的原意也不是想伤害卢秋心，不过是点他的穴位，做一个示范的意思，结果卢秋心恰好这时拿起茶杯喝水，那两根手指正戳在白瓷杯上。只见碎片四溅，水泼了卢秋心一身。

两人齐齐尴尬，金老五忙不迭地道歉，卢秋心苦笑道：“无妨，无妨。”心里却想：唉！一张桌子，又加一个杯子，都是要赔钱的啊！

之后数日，并无他事。这一日卢秋心到报馆的时候还早，就见陈燕客笑嘻嘻地凑上来道：“今天这样早，不如去青凤班走走，你这人也狠心，倒一点不顾念蝶影那小姑娘？”

卢秋心好笑：“你想去看解语，偏拉上我，你自己去吧。”

陈燕客想了想，又凑近些低声道：“前几日你把那枚印都卖了，是不是有什么急用？我正有一个路子。有一个姓富的富商，要为他过世的母亲祈福，写一百部《金刚经》，言说一定要有声名书法又好的来写，写一部有十元的报酬，你那笔小楷何等秀丽，我便去与他说，分几部给你。”又低声笑道，“如此，可有买花之资了吧！”

陈燕客交游最广，卢秋心晓得这是他的一番好意，甚是感激，却也不由笑说：“既是为母祈福，自己抄经方有诚意。”

陈燕客笑道：“你管他呢！”硬拉了卢秋心，叫了两辆车，向青凤班而去。

待到了青凤班，解语的屋子里恰好没有客人，她与陈燕客携手并肩，坐到一张沙发上细语一会儿，恰看到卢秋心闲坐无聊，惊起笑道：“呀，怎么冷落了卢老爷！蝶影在那边等着您呢！”

卢秋心一想，自己在这里也是无味，就出门来到蝶影的房间。

蝶影的房间小小一间，裱糊得却也干净，她坐在窗下，拿着一支笔正在写字，卢秋心心想：奇呀！这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却会写字。也不



2014年
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作声，悄悄地走到她身后看，见她一笔小楷虽然稚嫩，但确是有功底的，不由惊讶道：“实在难得！”

蝶影吓了一跳，险些跳起来，手一松笔掉了下去。卢秋心忙一伸手，把笔捞了起来，递回她手里，笑道：“是我。”

蝶影一手抚着胸口：“吓坏我了，卢老爷。你怎么也不说一声？”

卢秋心道：“是我不对，你莫害怕，你这笔字实在不错，是怎样练的？”

风尘中少见卢秋心这等温软和气的客人，蝶影不免有所触动，垂着头道：“是我父亲，他原是一个教书先生，早早便过世了……”想到这里心中难过，眼圈一红，忙转过头去用衣袖掩饰。

卢秋心见她难过，便有意岔开话题，指着一个字道：“你从前习的是《灵飞经》？这里有些欠缺……”说着伸手指点。

蝶影到底年纪还小，便问道：“是什么地方不对？”

卢秋心便一一为她说明。他从前也教过自家子侄，说到后来，无意识地便握住蝶影的手，带她写了几个字。起初他还无知觉，待到后来，方醒悟到手中所握柔软，又觉鼻端一阵幽香，心神难免一荡，随即便自责起来：卢秋心啊卢秋心，她是一个小孩子，你起这样的心思，实在不该！

想到这里，他便放开了手，蝶影还茫然不觉，道：“卢老爷，你日后还能来教我么？”

卢秋心端正了神态，道：“你若想学，我自然会教你。”说罢便走到外边。

这时也到了该去报馆的时候，陈燕客也走了出来，全未发现卢秋心异样。

之后一周，卢秋心也去看上蝶影几次，每次不过是教她习字读书。他白做了一个先生，倒要每次搭上两块钱的盘子钱。陈燕客不知所以，还当是卢秋心当真与蝶影相好，常拿他取笑。卢秋心也无意辩解，一笑而过。

这一周之后，卢秋心又去看金老五，却听看护说他已经出院，也并没有什么后遗症，倒是放心了许多，心道雪泥鸿爪，一场相遇，这般也是不错。

次日，卢秋心却有一日假期，新闻记者的假期那是不容易的，但是

卢秋心也没有什么出去的念头，只在会馆中凝神抄经，间或抬眼，见院中一片雪光微微，不由轻声吟道：“急雪乍翻香阁絮，轻风吹到胆瓶梅。心字已成灰。”

一语未了，一个人跳了进来：“你可够了！”

卢秋心转过头，却是陈燕客，只听他道：“好容易得了一天假，你倒待在屋里，这算什么。我有个主意，咱们租一辆汽车，到西山去。”

卢秋心笑道：“这样的天气，出去做什么？”

陈燕客也笑道：“这样的天气，不正好看雪。”

卢秋心被他这一句挑起兴致，便整理好抄完的纸张，道：“也好。”他这边整理东西，陈燕客跟在他后面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西山最近又出事了，这次失踪的是个良家，还是个女学生，所以遮掩不住，警察局都出动了。不过好些人都说，这不是人力能做到的，多半还是狐鬼作祟。可照我说，”他神秘秘地低下头去，“说不定，是个江洋大盗。”

卢秋心想了一想，居然点头说：“也有道理。”

陈燕客又叹息道：“唉，要是真有那剑侠一类的人物，此时拔剑而起，解救苍生，那该多好！”

卢秋心整理着抄好的经书，淡淡道：“这样的人，也是有的。”

“真有？”陈燕客不由问道，“你见过？多好的新闻材料，你怎么不写？”

卢秋心一笑，岔开话题：“你去西山，莫非是为了做一个侦探？”

陈燕客笑道：“岂敢，咱们去看雪喝酒就好。”

两人当真雇了一辆汽车来到西山。城中看雪，本已有一番景致，但到了这郊外，只觉四野茫茫，一片晶莹，天地万物，仿佛笼罩在水晶盒子之中，下车之后，呼吸一口冷冽空气，更令人心神大畅。

陈燕客笑道：“人都说西山红叶好，我却看这雪景最妙。才见岭头云似盖，已惊岩下雪如尘。”一抬头见卢秋心拈了一枝带雪树枝犹自沉吟，“你不必说，我晓得你最爱的，必是‘冷处偏佳，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’几句。”

卢秋心也笑道：“你都说了，还要我说什么？”又见陈燕客径直向前走去，不由叫道，“你不是要来看雪景，去前面做什么？”前面正是西山饭店。

见陈燕客头也不回，卢秋心只得道：“你要去饭店里坐？哎呀，我



2014 年
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也知道你那个脾气，罢罢罢，我逛完了再去找你。”

卢秋心失笑，这陈燕客，原来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寻那繁华，也不介意，自去闲走。

雪后清寒，他不以为意，专寻些僻静地方，行走了许多时候，忽然一抬头，“哎呀”一声，竟失了路径。他向前又走几步，就在这时，忽闻前方风声呼喝，气魄惊人。

他诧异前行，却见雪树之下，有一人正在演练拳脚。他静悄悄地走近几步，隔着寒枝，见一名大汉拳脚如飞，虎虎生风。虽只一人，却有无比的声势，仿佛蛰伏于大雪中的猛虎一跃而出，令人目为之夺。

卢秋心停下脚步，凝神观看，只觉他这套拳法固然威猛，亦有不尽情愤愤之意，反而更增加了一层气势。此番情景不由令人遐想，若时光倒退回数百年前，武风极盛之时，那时的侠客高人，莫非就是这般的风范？

那大汉一套拳脚打完，忽然长啸一声，周边树枝上的积雪为他这一声所慑，纷纷飘落，倒似又下了一场快雪。大汉身形纵起，快意至极，那纷纷而落的雪花，竟没有一片落到他的身上。卢秋心不由击掌道：“好！”

那大汉一惊，暗道我果然练功练得着魔了，怎么没注意到人来，便暗加防御，已做了一个出手的姿态，回首时方失声道：“是卢先生！”

这大汉原来是金老五，卢秋心笑吟吟地走上前去：“未想竟在这里相见，你的伤可都好了？”

金老五抓一抓头：“没事了，多谢卢先生。大雪天里，卢先生怎么来了西山？”

卢秋心道：“我和一个友人来这里闲走，倒是你如何又来了这里？”

金老五叹道：“北京城里委实不易讨生活，我便来了这里寻个差事做，这里花费不多，勉强也可度日。”但卢秋心问到他在何处做事，金老五却无论如何也不肯说了。

卢秋心也不多问，只道：“我贪看雪景，一时失了道路，又有些口渴，你可是住在附近？我想讨杯茶喝。”

金老五道：“我住处倒远，这附近有个庙，咱们去向和尚要水。”

他引着卢秋心走了一段，来到一座外表清简的寺院前面，有檀香的气息飘散出来，大雪之中，更增清幽，寺门前挂了一块牌匾，道是“飞

泉寺”。

卢秋心抬手叩门，半晌，有一个年轻和尚开了门。卢秋心笑道：“打扰了，我想讨一碗茶喝。”

那年轻和尚见金老五虽然粗豪，但卢秋心却是个斯文人模样，心道金老五多半是面前这先生的长随，也就请二人进来。

飞泉寺不大，里面的香火也很寥落。那年轻和尚道：“小僧了因，自幼在这里出家，虽然香火不盛，但我师父言道，出家人重的是修行，香火繁盛与否，不过是身外之物。”

卢秋心肃然道：“这几句话，才是真正有大修为者方能说出。”

三人进了禅房，了因拿来两盏清茶，其中一个茶碗上甚至缺了个口。了因甚是歉然，道：“敝寺清贫。”又说，“本该拿些茶点奉客，但寺里有规矩，过午不食，因此连吃的也没有。施主见谅。”

卢秋心笑道：“无妨。”又问，“这寺名是飞泉寺，莫非此处有泉水么？”

了因叹道：“唉，从前确有一个泉眼，烹茶极好。只是近几年来，这泉眼也堵塞了。”

喝过了茶，卢秋心便去后面看了看那泉眼，果然如了因所说，泉眼已堵，上面满是枯枝败叶，卢秋心又慨叹了一番。金老五站在一边，心想，这个卢先生人虽然不错，却很有些文人的酸气。

一杯茶喝完，时候也已不早，卢秋心告辞离开，金老五引着他走了一段，指着前面一条路道：“笔直走过去，前面就是西山饭店。”又指着前面一座房子道，“卢先生是新闻记者，大概也听过那桩新闻，出事的那个女学生，家就在这里。”

卢秋心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多谢。”

待到卢秋心终于回到西山饭店时，已经是华灯初上。他在大厅里找到了陈燕客，陈燕客跺脚道：“你这人到哪里去了！城门都关了，想回可也回不去了！”

卢秋心惭愧道：“对不住，因到一个寺院，便耽误了时辰。”

陈燕客“唉”了两声，道：“还好今晚遇上贵人。”他把卢秋心一拉，笑道，“我遇上了富又贵，他说请咱们在西山饭店里住上一晚，可不是件好事！”

卢秋心奇道：“富又贵是谁？”



陈燕客道：“你这人，你给谁抄的《金刚经》？”便遥指一个人给卢秋心看。

那人身躯胖重，怕不有二百余斤，偏偏穿了一件淡青色的长衫，就算这饭店里不冷，也难为他穿得出来，手里又拿了一柄翠竹的折扇。陈燕客笑道：“我带你去打个招呼，这人没什么学问，可最喜欢结交有学问的人，又喜欢别人赞他风雅。你记住了！”

还没等陈燕客动作，忽然一阵喧嚣声从门外传来，两人同时抬头看去，不由咋舌。

只见两伙大兵，各自簇拥着一个人从门外走进来。左手边那个人一脸横肉，四十来岁年纪，一身的气派，陈燕客低声道：“这是闫将军！”

这闫将军身后除了大兵，还跟着一溜的小姑娘、琴师、大鼓娘……陈燕客又咋舌：“也只有这闫将军，开个条子也这么气派！”

右边那伙人里的头子，却是一个美少年，这个人，卢秋心与陈燕客在青凤班里都见过，正是那韩少督。

三

这两个人一进来，陈燕客“哎呀”一声，低声道：“这怕是要惹事。”原来这闫将军的兄弟闫大帅，正是韩督军的一个对头。且这闫将军也是极受他兄弟重视的，又担任着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职务，这两人碰上，岂能罢休？

卢秋心也低声道：“无妨，闫大帅和韩督军彼此互相忌惮，反而不会公开闹翻。”

陈燕客一想也对，这时那闫将军带着一群人，已呼呼喝喝地上了楼。卢秋心呼吸忽然一窒，却见其中一个瘦伶伶的女孩子，目清如水，含着愁容看着自己，竟是蝶影。

这个闫将军最是好色，又好讲排场，因他出手阔绰，在欢场里倒是很受欢迎。可看蝶影眼下的样子，却是分明不愿。

陈燕客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好一朵名花，倒落到狼口里了。”

卢秋心叹息说：“蝶影还是个清倌人……”

“那又如何。”陈燕客一口打断，“若是闫将军今晚真看上她，咱们

能说什么？”

那富又贵与韩少督似乎是相识，点头哈腰地上前行礼。韩少督对他爱答不理，倒是后面一个副官模样的中年人招呼了两句，又问：“富先生一起过来坐坐？”

富又贵喜上眉梢，一眼瞄见卢陈二人，心中暗想：若让这两个有学问的人同去，也能为我在少督面前长长脸。富又贵便道：“李副官，这两人是我的朋友，不知……”

李副官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，见这两人都是一派斯文，笑道：“欢迎，请。”

卢陈二人是新闻记者，自然也好奇这韩少督私下里是怎样一个作为，陈燕客更想着多些材料，可做一篇新闻出来，便都随着进去。

原来这房间里还有他人，看那样子，说不上是清客，还是帮闲。一个衣襟上挂一副大茶晶眼镜的人正笑道：“少督！雪天无聊，我认识这附近有两个女孩子，旁的不说，那一点外国姿势学得极有趣，其中一个还会拉梵婀玲，不如叫了来消遣消遣？”

那韩少督不在意地摆手：“这种女子我见得多了，最会装腔作势，没什么意思。”

又一个人笑说：“少督是英雄人物，自然不屑于儿女情长……”话刚说到这儿，那韩少督不耐烦地一拍大腿：“什么玩意儿，你们别在我面前拽文，我又听不懂。”说着骂了句极难听的粗话。卢秋心、陈燕客相顾愕然：小报上吹捧，这位少督也是“文武双全”，没想外表锦绣，内里却是一包茅草。

第三个人便笑道：“少督，不如咱们今天再讲罗觉蟾的故事？”

韩少督听了便道：“这还罢了，前两天你说到什么双枪闯武昌，一弹定广州，当真好听，再把他下南洋的故事讲上一讲。”

这罗觉蟾是清末民初的一个人物，据说曾为革命的事业做出许多贡献，又有许多传奇经历。都说他枪法极好，武功高明，在女人缘上也是极为得意，故而有许多故事流传。

韩少督凝神听了一会儿，大是满意，摇头晃脑地道：“这才是个英雄。”又转头向李副官道，“我平生最喜欢英雄，很想和他一样，出去闯荡一番。”

李副官苦笑道：“我的少爷，你哪有人家那两下子？”韩少督很是不